

幻剑士盟

hjsm.net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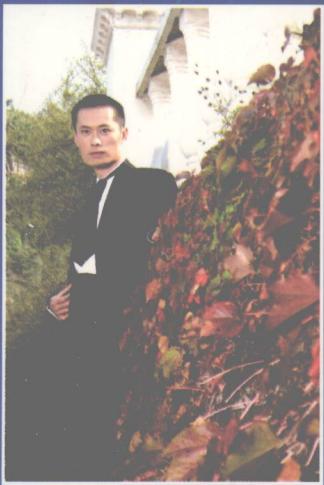
心梦无痕◎著

通灵之物 非祥即邪
神兵利器 杀人害己
佛魔由心 造化由意
生死之间 存乎一心

天之三界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天之三界



心梦无痕 原名邹康中，四川成都人。自幼喜爱音乐，高中时爱上了小说，从此陷入了那片充满幻想的神奇天地。

无痕身高一米八零，体形偏瘦，长相自认还过得去；性格生来柔弱，不善应酬，却又难耐寂寞，故而幻想颇多。

主要著作有《七界传说》、《艳遇之旅》、《龙腾华夏》等。《七界传说》05年9月发表于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91文学等文学网站，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



媒体支持

幻剑书盟
hjsm.net

盛大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w.com

幻界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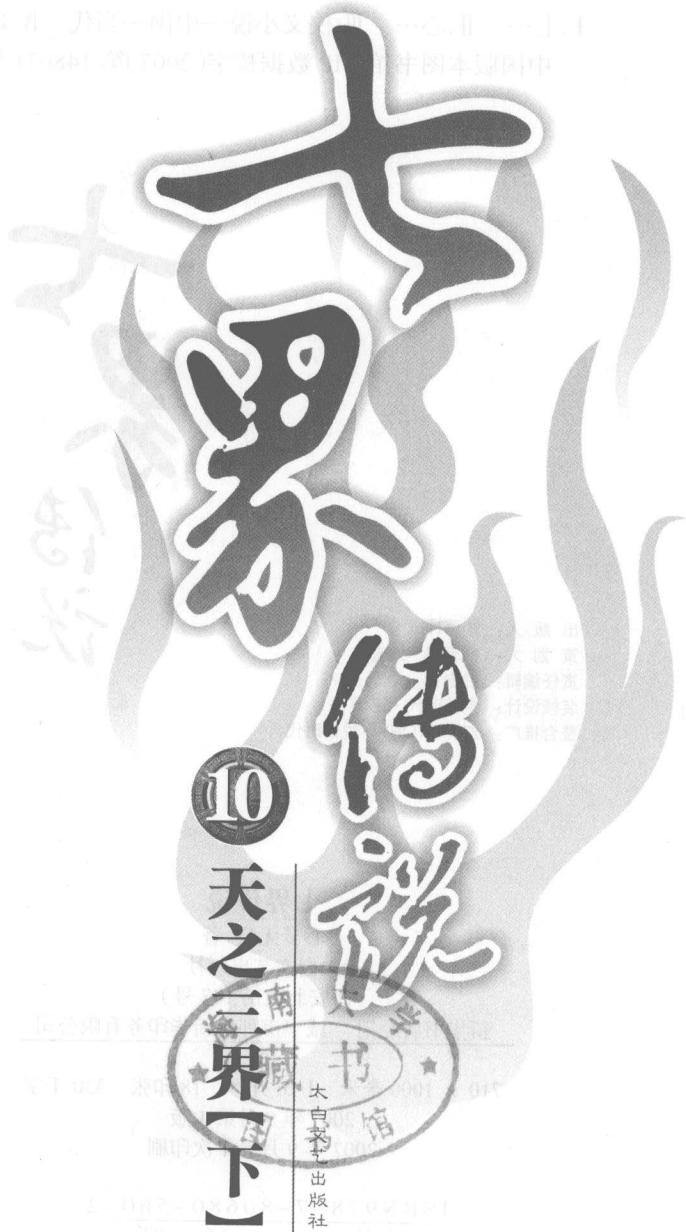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姚宏文
选题策划：柳雁阳 韩景明
媒体推广：悦读时代·田涯
装祯设计：悦读时代·王涛
封面绘画：钱 妤

I247.58
200609

X:10:2

銀錢(官)用鑄造件圖
中國小鍍金器物文書
北京博物館編
ISBN 7-5000-2401-1

心梦无痕◎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界传说.2 / 心梦无痕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978-7-80680-560-2

I .七… II .心…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631 号

七界
传说

出版人: 李丽玮
策划人: 柳雁阳 姚宏文
责任编辑: 姚宏文
装帧设计: 悅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 STORY 悅读时代

七界传说

心梦无痕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18 印张 33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80680-560-2

定价: 92.00 元(全 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天意难测	005
第二章	傲雪祭剑	015
第三章	置身绝境	026
第四章	魔陀诡计	035
第五章	宿命之争	044
第六章	灭神剑出	053
第七章	飞龙真人	062
第八章	宿命难逃	072
第九章	瑶池令毁	082
第十章	沧桑情恨	090
第十一章	意外敌人	098
第十二章	功亏一篑	106
第十三章	瑶池毁灭	114
第十四章	宿敌相逢	122
第十五章	恩怨了了	131
第十六章	噬心灭主	138
第十七章	初战天尊	145



目 录

Content

第十八章	再战天尊	153
第十九章	云界被毁	161
第二十章	轮回之旅	168
第二十一章	生死一战	178
第二十二章	遇敌地阴	187
第二十三章	艰苦决战	195
第二十四章	意外消息	205
第二十五章	山雨欲来	212
第二十六章	初遇天煞	219
第二十七章	绝强一战	223
第二十八章	宛如隔世	231
第二十九章	商谈对策	239
第三十章	二次相逢	246
第三十一章	各方消息	254
第三十二章	祖孙对立	261
第三十三章	天剑陨落	269
第三十四章	逝者归来	276

第一章 天意难测

灰暗的天空阴云沉积，不时有闪电从云中劈落，隐约有暴雨来袭之势。天空，狂风四起。呼啸的风声夹着阵阵闷雷由远而近，像是苍天在发怒，又似大地在哭泣。

远处，一片灰云在狂风中急速前进，不一会就到了眼前，原来是四个异族壮汉抬着一顶黑色的轿子，在一个老者的带领下御风而行。

“哗啦啦——”一道骇人的闪电夹着震天雷鸣破空而至，随即暴雨倾盆，整个天空一片昏暗，方圆数十里内狂风怒吼，声势好不惊人。

如此恶劣的天气，根本无法前行。可这一行人古怪，丝毫也没有受到影响，老者与四个壮汉周身灰雾弥漫，将雨水挡在数尺之外。那轿子则幽光一闪，一层无形的结界平空而现，隔绝了尘世的一切。

风雨中，一行人继续前进。而就在同一时刻，另一个方向，也有一道身影在雨中飞驰，正好与那群人对面而行。很快，双方在雨中相遇。

独行之人似有惊异，立时停身。而抬轿的一行人则视而不见，仅是擦肩而过，连眼神都没有眨一下。

轻呼了一声，独行人闪身拦住轿子，开口道：“雨中来，雨中去，雨中有缘才相聚。既然相遇，何必匆匆而去？”

领头的异族老者冷哼一声，语气声硬道：“和尚，你去你的极乐世界，我走我的风雨之路，大家各不相干，你又何必无事生非呢？”

轿前，拦截之人周身金光环绕，枯瘦的脸上神色安详，手中拿着一串黑色佛珠，竟是那万佛宗的心佛。“施主既然来自南疆，就当知道因缘前定，遇上便是宿命，何需逃避。”

看着心佛，异族老者眼神阴冷，语气不善地喝道：“和尚，不搭理你是给你一线生机，你莫要自毁一生！”

心佛面沉似水，目光留意着那黑色的轿子，平静的道：“缘分善孽，只在一心。今日相逢，便是宿命！”

轿中，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心佛，你离开万佛宗并非为我，可此时你却出面拦截，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

心佛低念了一声佛号，摇头道：“既然佛祖让你我相遇于此，那必定是有所用意。”

“那你就说一下是何用意？”有些冷漠，轿中之人问道。

心佛神色淡定，缓缓道：“我佛慈悲，普渡世人。你既然挟多年积怨而来，何不听我静心咒一曲？”

轿中之人冷然道：“心佛，你既知我是谁，就应该明白你的静心咒于我无用。即便你有佛门至宝‘天佛珠’在身，对我也是枉费心机。”

枯瘦的脸上神色不惊，心佛坦然道：“遇不上也罢，既然遇上了，我就要问一句，你来有何目的？是争夺天下，还是为了曾经的怨恨？”

轿中之人反问道：“你知道又如何，难道你还能阻止不成？”

心佛低念了一声佛法，悲悯道：“佛渡有缘人。贫僧愿以一身佛法，为天下百姓求一线生机。”

轻哼一声，轿中人道：“心佛，你若非至善之人，今日便必死无疑。现在我无心与你多言，你能接得下我一招，我就答应放过天下苍生。”

心佛眼神微变，低吟道：“既然你开出条件，那贫僧就一赌宿命。”说完双腿盘坐，双手合什，整个人闭目静心，口中轻轻念动佛法，手腕处的佛珠自动旋转，配合他全身耀眼的佛光，在暴雨中显得格外的神圣。

轿中之人不语，似乎有意给他时间准备。待心佛全身金光环绕，前有降龙罗汉护驾，后有怒目金刚压阵，轿中才飞卷出一朵暗黑色的云雾，一举将心佛笼罩在内。

此云雾很奇特，形状变幻不定，待将心佛完全笼罩之后，就演变成了一头怪兽，在暴雨中飞舞不息，显得异常诡异。

而就在此刻，轿中之人开口道：“不用管他，继续前进。”四个壮汉闻之而动，抬着轿子飞速前进，只一会就消失在了狂风里。

“主人，你为何要手下留情？”离开了心佛，随轿而行的老者不解地问起。

风雨中，轿中之人淡然道：“要杀人很容易，可要杀心佛就有些麻烦，因为他所习的佛法与我们相克。当然，最主要的是杀他无益，因此我不想浪费精力。”

老者皱眉道：“主人的意思我明白，可你离开之后，连续遇上两人都手下留情，如此接

下来遇上的第三人，不管对方是谁，都必杀无疑。”

轿中人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只是这一次与当年不同，最初遇上的三人，一个也杀不得。好了，此事你也无须多问，雨停前我们务必赶到目的地，那里便是我与第三人相遇之地。”老者闻言应了一声，随即猛然加速，引领着抬轿的四个壮汉加快前行。

暴雨中，心佛在怪兽的攻击下挣扎了许久，最终破壁而出，消灭了那股怪力。然而空荡荡的四周让取得胜利的心佛脸色一变，口中不由叹息：“擦肩而过本无交集，奈何我一念之善，强求逆转，最终等待我的会是怎么的宿命呢？”有些茫然，心佛平静的心灵泛起了一丝微澜。

片刻，心佛收起思绪，看了看阴暗的前方，双眉微微一皱，似乎察觉了什么，可他没有表露，只是沉吟了一会，便飞射而去，带着一缕金光，消失在了狂风里。

一路前行，暴雨不停，心佛飞行了半个时辰，已然飞出数百里外，可天空依旧阴暗，这场罕见的暴风雨仿佛笼罩着整个大地。

有些心惊，心佛忍不住叹息，自语道：“太阴现世七界动荡，修真界的浩劫还在延续，而此刻人间却狂风暴雨，如此灾难何日停息？”

狂风呼啸，淹没了他的声音，可就在此时，一缕若隐若现的打斗声在风中飘移。

心佛察觉到了那丝声音，疑惑道：“奇怪，这声音怎么飘忽不定？”说话间，阴暗的天空下突然升起一道绿色的光柱，就像是闪电一般一闪而逝。

心佛见状闪身飞去，大约片刻就来至那处，可四周除了狂风暴雨，什么人影也不见，连一丝活人的气息也没有。

感觉不对劲，心佛周身金光一闪，耀眼的佛光如万千的触手，朝着四面八方延续，探索着附近的动静。很快，佛光就蔓延到了一定区域，可这时依旧没有任何异常。对此，心佛觉得古怪，难道自己刚才是听错了？

一道闪电突如其来，照亮了大地。这一瞬间，以心佛为中心，四周同时出现相同的一幕，一个手握奇特利刃的中年人，正被三个周身闪烁着暗黑诡秘之光的男子围攻。就那情形所见，被困之人形势危机，似乎已然重伤，却还正在拼死反击。

这情景一闪而逝，当心佛反应过来，认真搜寻之际，却发现附近的一切又无声消失。

停身不动，心佛沉吟了许久，最后双手结一法印，全身佛光汇聚于胸前，形成一颗金球，将手中的“天佛珠”托起，缓缓地飞向头顶。

“天佛珠”乃佛门至宝，黝黑的珠子经佛光照耀，立时变大了十倍，通体闪烁着暗紫光芒，在半空不急不缓地转动，远远看去就像是一道光环，色彩柔和。

施展出了天佛珠，心佛枯瘦的脸上神情严肃，双眼不时地开合，隐隐有金芒流动，似乎正透过天佛珠，探索着天地间的奥妙。

当又一轮闪电落下，四周再次出现刚才那一幕，不过景象略有不同，除了交战的情况

七界传说

⑩ 天之三界(下)

有所变化以外，图案也清晰了许多，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由四面微薄的光壁反射而形成。

了解了这个情况，心佛收回“天佛珠”，皱眉道：“这是一种空间转移幻象大法，究竟是人为还是自然形成？如果是人为，那人为何要就将相隔甚远正发生的一幕转移到这里？我与那四人皆不相识，施法之人岂不是浪费精力？还有，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地点，空让人知道又有何意？如果是自然形成，那必然是交战四人所处的环境特殊，再加上暴雨闪电的天气，最终便巧合地将一切转移到了这里。”

好奇是人之天性，虽然心佛修为多年，已然达到心如明镜的地步，可此时的一切，还是让他充满了疑问。为了弄清楚究竟是人为还是自然，心佛凌空盘坐，周身佛光大盛，整个人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无穷无尽的佛法之力在暴雨中蔓延，只一会就将数里之内染成一片金黄，雨粒、劲风清晰可见，另外还浮现出一丝黑气。

那黑气很机警，在得知到佛光察觉自己之后，未作一丝停顿便化为了一缕烟雾，朝着远方飞去。心佛捕捉到了那丝微弱的气息，盘坐的身体一闪一晃，留下一连串的金色幻影，人便紧追而去。

心佛在追踪了半晌后，来至一处幽谷中。这里大量的雨水汇聚成河，正沿着山沟滚滚而下，发出震耳的轰鸣。

注视着谷中的环境，心佛发现左侧有一面断崖，那里有一个黝黑的洞口，在阴暗的天空下不易察觉。

意识朝洞内延伸，心佛很快就从里面探测到了一些奇怪的气息，这让他枯瘦的脸上神情震动，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随即缓缓地朝洞口飞去。

停身不语，心佛足足沉默了好一会，直到一声低沉的怪叫传出，他才猛然惊醒。

回头，心佛看了一眼来路，随即抬头望着天际，正好遇上闪电出现，那一刻他的脸上竟然满是茫然与迟疑。闪电逝去，心佛的人影也消逝在了洞里。

外面狂风呼啸，闪电霹雳，仿佛苍天在哭泣，只是又有几人了解其中之意？时间在雷雨中过去，当满天的阴云散尽，天气逐渐晴朗，雨后的天空美丽清新，给人一种陶醉的感觉。

这时，洞口人影一晃，心佛出现在了那里。他看着远方，神色有些犹豫，似乎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让他一直在考虑。

片刻，心佛叹息一声，回头看了一眼洞中，随即飞射云端，消逝了身影，一缕叹息轻飘在风中：“原来这就是宿命……”

幽静的山谷恢复了平静，一切寂静如昔，只是心佛在那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叹息，为什么他一脸的愁绪，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自己？

一路前进，逆风而行，四个壮汉抬着轿子，在那异族老者的带领下，大约一个时辰后，

来到了一处狭长的裂谷中，一条滔滔大河横穿谷内。

一行人到此停顿，那异族老者开口道：“主人，你指定的地方到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轿中传来声音：“好了，你们先离去，一个时辰后再回来就行了。”老者应了一声，随即带走四个壮汉，只剩下那神秘的轿子，静静地停在半空。

天空暴雨倾盆，谷内河水轰鸣，伴随着震天的雷电，使得整个峡谷阴森而诡异。此时，云端一道闪电呼啸而至，夹着刺目的强光，狠狠地劈落在峡谷中的大河内。

浑浊的河水立时透亮，蓄满至阳至刚之气的雷电之力在河水中发生了异变，化为了一头奇形异状的光兽，穿梭于大河之中，卷起千重巨浪。

随着这头光兽的出现，天空闪电密集，数不清的雷电接连不断地劈落，像是要毁灭那不应该存在的存在，又好似要助长它的实力。

这神奇的一幕一直持续，大约经过了一顿饭功夫，天空的闪电开始减弱，河中的光兽则变异成了一头全身洋溢着霸气，但状态却极不稳定的光龙。

此龙周身雷光闪烁，时而强悍惊天，时而虚弱无力，似乎身体还没有定型，对于天雷之力还无法有效驾驭。

神秘的轿子虚空而立，此前怒雷震天也未有丝毫动静，可这时轿子却自动掀开，一道身影急射而出，停顿在大河上空，留意着脚下那条光龙。

轿中之人相貌怪异，高大的身材魁梧有力，但是一张脸却奇丑无比，左手掌心盘踞着一条全身墨绿色的小蛇，正不时地吞吐着红信，可爱之中含着几分阴冷。

嘿嘿一笑，此人注视着河中，当状态极不稳定的光龙再次出现微弱之态时，此人左手一翻，手心的小蛇瞬即光化，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一举射入河中，射入了光龙的嘴里。

光龙受惊立时挣扎，整个河水滚滚直上，带着透明的亮光四散飞射。片刻，河水被卷上天际，光龙从河中飞起，身体在半空盘旋扭动，神情震怒而略显惶恐。

半空中，那丑恶男子眼神如炬，见到光龙极力挣扎，脸上忍不住露出恶心的微笑，缕缕得意之声飘散在狂风里。

时间在光龙的挣扎反抗中过去，当天空暴雨逐渐远去，那周身雷电环绕的光龙表面开始出现墨绿色光斑，只一会时间便覆盖它的全身。这样，光龙就此消失，一头墨绿色的巨蛇盘旋于天际。

仰天长啸，巨蛇发出阵阵龙吟，口中闪电如柱直射天际，使得原本阴暗的天空，立时明亮了几分。片刻，巨蛇周身绿光一闪，化为了一束幽光飞回那人手中，娇小的模样与之前一般无二，看不出丝毫变异。低头看了手心的小蛇几眼，丑恶男子折身而返回到轿中，一切便归于平静。

天空阴云散去，雨后的大地空气清新，山风阵阵花香四溢。峡谷，寂静无声，那神奇的轿子静立虚空，似一道怪异的奇景。

突然，狂风吹来一片黑云，顷刻间便出现在峡谷的上空，再次打破了这清幽的气氛。



“是你！嘿嘿，有趣。”惊异之声从半空传来，只见那飘来的黑云幽光一闪，瞬间就化为了一个英俊的三旬男子，正一脸阴森地看着谷中那神秘轿子。此人全身充满阴邪之气，嘴角挂着残酷而阴毒的笑容，竟然就是那被世人称为地阴邪灵的阴帝。

“是我。我知道你专程为我而来，所以便在此等你。”语气平淡，轿中之人丝毫不惊。

阴帝闻言笑容一收，冷森道：“好，够魄力，不愧是传说中的巫神。既然你知道我会来，就不怕我出手灭了你？”原来这轿中之人便是重生的巫神，那随行的老者也就是巫族的大巫师赫哲。

“你来不就是为了这个？”没有正面回答，轿中的巫神以反问的方式道出了阴帝的来意。

“嘿嘿，你倒是有自知之明，知道我的来意。”一脸阴笑，阴帝飘然而落，与轿子平行。“初次相遇，你是自己出来，还是要我请你？”语气中带着几分威胁，显然阴帝自负之极。

轿帘一掀，人影闪动，丑恶的巫神现身轿前，冷漠地眼神注视着阴帝。这两位，一个是地阴邪灵，一个是传说中的巫神，双方可谓绝世强者，他们的第一次相聚，那自然是天地震惊。

四周，狂风突起，风云汇聚，呼啸的劲风刮得地面尘土飞扬，整个峡谷地动山摇，两股撼世之力从二人身上发出，就像是两道毁灭的光波，所到之处山峰削平，万物归零，仅片刻整个峡谷就消失无踪，附近数十里内成了一片掌平。

眼神不移，彼此较劲，在一番对视之后，巫神身体微晃，收回了四周的惊天之气。

阴帝脸色阴冷，沉声道：“传说中的巫神果然令人震惊，只是你的力量源于天地，与我一般无二，唯性质有异。”

巫神冷漠道：“我的力量的确源于天地，但你的不是，因为你与我来自不同的世界。”

阴帝脸色一变，眼中杀机涌现，冷酷道：“巫神，你说此话可有依据？”留意到他眼中的杀机，巫神沉吟了片刻，反问道：“有没有依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有多大的决心。”

阴帝冷喝道：“我来就是要你永远消失，这还需要问吗？”

巫神淡漠不惊，冷然道：“如此，今天你是要大动干戈了？”

阴帝冷笑道：“你怕了？”

巫神笑了笑，平静道：“之前有一点，但现在不怕了。”

阴帝不解，问道：“这是为何？”

巫神淡然道：“因为见面不如闻名。”

阴帝脸色一冷，怒道：“你是说我对你们构不成威胁？”

巫神冷漠一笑，神色自负的反问道：“你觉得呢？”

“既然如此，我今天就灭了你。”怒吼声中，阴帝全身暗芒涌现，一股狂野而阴冷的气息遍地四野，只瞬间就形成一个阴森、毒辣、诡异、邪恶的结界，源源不断的朝着巫神逼近。



阴帝之力无与伦比，这个结界看似阴森灰暗，可实际上却充满毁灭吞噬之气。

面对阴帝的攻击，巫神眼神中泛起了一些警惕，全身灰雾突现，以怪异的巫术吞噬着所有靠近的气息。“以你的力量要灭我，没有三天时间，根本就毫无可能。”

阴帝冷酷道：“时间不是问题，只要我下定决心，你就必死无疑。”

巫神漠然道：“时间的确不是问题，可时间能改变很多事情。三天时间，我们的一战，你觉得要是有别人插入，到时候会有什么结局？”

阴帝不屑道：“世上能插手的又有几人？再者，就算插手，又能改变什么？”

巫神沉默了，阴帝看来是铁了心要致自己于死地。对此除了一战，还能怎样呢？思索了片刻，巫神开口道：“阴帝，你太自负了，这世上能对你产生威胁的人虽然不多，但总是有那么几位。而且……”

见他突然停不说，阴帝追问道：“而且什么，为什么不说？”

巫神邪异一笑，神秘道：“而且最让你忌惮的东西，其实已经落入了一个人的手里。那人一旦出现，到时候你被我所牵制，你认为几千年的旧事会不会重演呢？”

阴帝眼神一惊，口中却冷哼道：“你以为这种伎俩很有趣吗？”

巫神毫不在意，淡然道：“你不信我们就试一试，反正胜负还要比过之后才有结局。”话落周身气势爆发，一股闷雷平地而起，一举震碎了阴帝布下的结界。

神色一冷，阴帝身外幽光一闪，御去了巫神发出的余劲力，口中语气不善的道：“比就比，本帝还怕你不成。只是你说了半天无非不想与我正面交锋，可现在为什么又主动出手了？”

巫神气势持续攀升，无数的古怪符咒自他身上飞出，在阴帝周围演变为各类怪兽，彼此咆哮震天，众多的气息汇聚一团，形成一道以灰色为主的诡异结界，将阴帝笼罩其内。

此结界很奇特，在形成之后，表面上怪兽成群，且时刻转变，每转变一次，结界上就会相应的出现微弱的变化，并且透过结界化为一种奇特的攻击方式，极具规律的对阴帝发起攻击。

“之前是不想与你浪费精力，毕竟我们真的要打，那不是简单一会就能解决问题。可现在既然你一心欲致我于死地，本神自然也不是好欺负的，我就与你一决高下，看一看你的力量究竟强盛到了什么地步？”语气凌厉，巫神一改之前的态度，整个人周身流露出诡异的霸气。

阴帝怒哼一声，双手高举气势外放，那威震环宇的霸气猛然从他身上爆发，就像是高速异变的气流分子，在刹那间就攀升到了极限，化为一蓬熊熊烈焰，挟着狂野、炽热之气，狠狠的撞击在巫神设下的结界之上，彼此间火花耀眼，霹雳震天，仅一会时间就轰然破碎，四散的气浪如毁灭的光刀，再次将附近的地面刮下了数尺之深。

摆脱了巫神的结界限制，阴帝瞬间出现在云端，双手随意朝天一举，一蓬黑云在他双臂所向着的区域内，形成一道扇形的黑色天幕，挟着密集的黑色闪电，朝着脚下的巫神发

动狂野的进攻。

留意着上方的阴帝，巫神眼神微微迟疑了片刻，随即右手朝自己的坐轿一挥，发出一束暗绿色的诡异光芒，其外环绕着九道光龙，作用于那轿子之上。

如此，那黑色的轿子乌光大盛，开始自动旋转，仅瞬间就变化成了一头庞然巨兽，四脚双翅龟头龙尾，口中吐出漆黑的烟雾，形成一片雾区，将上方的所有黑色闪电全部吞噬。

阴帝轻呼一声，随即冷声道：“花样倒是不少，就是不知道实力怎么样？”

双手回收，阴帝一闪而落，在靠近那庞然巨兽时右手掌心黑芒涌现，一股阴邪之极的锐气破空而下，化为一道黑、红、绿三色光刃，直劈巫神那头巨兽。

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巫神口中怪叫一声，那巨兽平空消失，避开了阴帝的一击。随后，巫神跃身云端，天际巨兽再现，双方重叠交合，形成一幕怪异的景象。

阴帝怒声一笑，一击劈空后闪身飞上云霄，遥遥的与巫神对望。“传说巫神诡异古怪，今日一见才知道的确有些能耐。只是接下来你就没有机会再施展你的花招了，因为本帝不会再给你机会。”

巫神注视着阴帝，目光留意着他右手的光刀，微微皱眉道：“残魂碎心刃！想不到它最终还是回到了你的手上。”

阴帝冷酷道：“你倒是很识货，一眼就认出来了。只是你既然认识它，自然应该知道它的威力，这样一来，你还拿什么与我对抗？”

巫神沉吟道：“此刃固然邪煞之气极重，但你不要忘了我的身份，仅凭这个对我还构不成什么危害。”

阴帝质问道：“是吗？既然你不在意，那我们就继续交战，本帝就想看一看，你这位得天地之力而生的巫神，究竟能在本帝手下支撑多久？”右手一挥，光刃破天，阴煞之气弥漫九天。

巫神脸色一沉，右手朝天一举，掌心发出黝黑色光束，使得后方的巨兽瞬间恢复了轿子的模样。随后，巫神右手一旋，天空出现了一道时空之门，一举将那轿子吸入其中，消失不见。

送走了自己的坐轿，巫神迅速收回右手，左手顺势前伸，掌心绿光一闪，那头小蛇飞射而出，在阴帝凌厉的攻势劈落之前，猛然化为一头光龙，巨口张合之间闪电无数，挟着震天惊雷反击阴帝。

阴煞之气遇上雷电之力，二者水火不容立时爆炸，在半空发出连绵不断的霹雳之声，以及无数耀眼的光华。

片刻，雷声渐息，光华散尽，阴帝脸色震怒的退出十丈，狠狠的瞪着半空的光龙。“原来这就是你所依仗的武器。”

巫神淡然道：“你有残魂碎心刃，我有七绝霹雳蛇。”

阴帝怒道：“不要得意，光凭一头畜生你也支撑不了多久。”

巫神冷笑道：“如果是以前，你这话还有几分道理。但现在不一样了，它吸纳了雷龙之力，含天地至刚之气，正好可以克制你的阴煞之力。你之前不是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其实原因很简单，雷龙就在这里出世。”

阴帝厉声道：“这样说来，你是早有预谋了。”

巫神邪笑道：“你我之间，有必要在意这些吗？你来不也是因为天煞的一句话吗？”

阴帝脸色一沉，惊怒的瞪着他，大喝道：“你怎么知道此事的？”

巫神冷傲道：“因为我是巫神，我的力量源于天地。”

阴帝不信，哼道：“休要狂言无忌，你的力量来自天地，我的力量一样来自天地，你认为故作神秘就能欺骗得了我吗？”

巫神左手前伸，收回了身前的七绝霹雳蛇，眼神邪恶的看着阴帝，诡笑道：“你的力量很强，但不表示你知道的事情就多，因为你的力量不是用来知道那些事情的。就像今天，我知道在这里能遇上你，但你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阴帝冷冷道：“那又如何？只要相遇，我就能毁灭你，以扫清我毁灭人间的障碍。”

巫神脸色阴冷，反驳道：“你重现人间已经不少日子，为什么之前不行动，现在才着手完成这些？”

阴帝道：“这个还用问，自然是为了等太阴蔽日出现，那才是最好的时机。”

巫神讽刺道：“恐怕不止这个原因吧。你难道就不是为了等待天煞出现，等待他为你扫清障碍？”

阴帝眼神一惊，震怒到：“看来今天是留你不得了。”说完光刀一挥气势外放，凌厉的锐气牢牢的锁定在巫神身上。

见状一笑，巫神道：“你今天与我动手，如果真能杀得了我，那自然是好，可你想过有几成把握？如果拼到最后两败俱伤，不了了之，你的一番努力岂不白费？再者，人间如果就只剩下你与天煞二人，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还不如现在好呢？”

阴帝闻言沉默了，似乎巫神之言触及到了他心中的某些想法。许久，阴帝开口道：“你今天来此等我，应该也是有所目的，明说吧。”

巫神嘿嘿笑道：“看来你是想通了，那我就直说吧。你我都是被封印了几千年才重生的，彼此各有所求。现在太阴现世，正是最佳的时机，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硬拼，相信对谁都不好。如此，我们何不定下协议，先将一切的恩怨留在最后，也好腾出精力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阴帝哼道：“你的存在对我终究是个祸害，多留你一日，就多一分危险。”

巫神反驳道：“我的存在对天煞同样也有威胁，不是吗？目前你并不比我强多少，要赢我有机会，但要杀我就很难。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何不去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去天之都走一趟，你说呢？”

阴帝眼神变幻不定，好一会才点头道：“好，今天本帝就放你一马，但你记得，最好不

要让我二次遇上，不然到时候我还会不会这般心善，那就难说了。”说完不待巫神回答，身上幽光一闪，整个人就神秘消失了。

巫神笑了笑，自语道：“宿命难逃，能扭转之人又有多少？”
半晌，远处飞来五道身影，正是那大巫师赫哲与四个壮汉。巫神见了飞身迎上，同时右手朝天一举，掌心黑芒一闪，一团黑雾幻化不定，很快就出现了他的坐轿，正好将他笼罩在中央。

此时赫哲来到轿旁，看了看四周的景象，脸色稍稍有些震动，一边吩咐四个壮汉抬好轿子，一边问道：“主人，看地面的情形，刚才那一战是极其的惊人了。不知道对方是谁？”

轿中，巫神道：“是地阴邪灵，我与他交战了几个回合，果然强悍惊人。”

赫哲闻言惊呼，急切道：“是他，那怎么后来没继续呢？”
巫神阴笑道：“因为他是地阻邪灵，如果换了是正常的，这事情就完了。”

赫哲微疑，追问道：“这有关系吗？”

巫神笑道：“自然有关系，只是你不了解其中的奥妙。好了，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赫哲迟疑了一下，想问但却突然惊醒，连忙疾射而出，前面带路去了。